世间唯一人居的大陆。

其南方辽阔的海洋中，有一片迷雾满溢之处。这片雾浓密到在外部无法窥视里面的样子，其莫大的面积足以包裹大陆中好几个国家。

那片雾，只是为了封印曾毁灭了一个文明的四大人灾之一而造就的雾之结界。

这片雾静静地、宽广地、而且沉重地将海上的世界染成苍白，其中央仅是一名幼童。那是因为仅仅为了封印这一者，却有必要封闭如此广阔的海域。

事实上，在结界中存在着数不胜数的可怖魔物，形成了令人作呕的生态。腐血横流染红了大海，尸骸堆积填成了岛屿，给人这些代替了已然消失的大地的错觉。这景象，不似现实。

「嘛——嘛嘛——嘛——」

在这诸多魔物相互吞噬的迷雾中央，响起了一名娇小幼童的声音。

这片雾已经绵延了千年。曾叫做南方诸岛联合的国家，其国土本身已被吞食殆尽无影无踪。可食的猎物耗尽了，从外部偶然进入的猎物也摄食了，充溢的魔物们自相残杀相互为食，开始了无尽的地狱之飨宴。

这千年的孤独蛊毒，持续增强着迷雾中央之物的力量。

这名开启了雾之蛊毒的幼女，哼着没有歌词的旋律。就算自己被封印在捕获了自己的雾中，她也确信无疑。

总有一日，自己会被解放。

不知道会是蛊毒极致的结果呢，还是依靠外部的干涉。对于无法干涉时间的她来说，不可能预知到未来。

然而她还是心无疑问、不厌其烦，不断强化着灵魂中充盈的力量。

一定要强化到让这个世界，对封印了她感到后悔。

血肉的波涛在拍打。这片雾中的海洋，很久之前就被饮干。零星的岛屿也被食尽。无论生命还是物质都侵蚀殆尽，其结局，就是在现实中被称为『雾魔殿』的空间，变为了魔物栖息的异界。

给世间带来混沌。

给世间带来杀戮。

阳光照不进这里。白雾不会吱呀开裂。哪怕再过千年甚至是万年，这片雾大概也不会自然消散吧。

在这一成不变的白色世界中，不剩一点回忆的她，度过她自己的每一天。

「嘛——嘛嘛——嘛嘛嘛——。嘛——嘛嘛！」

这天真的童谣回响于雾中，现在暂且还没有人能听到。

远处响起了波浪声。

大陆最南端的港镇利贝尔，其街道建筑落差明显。最低处在海上孤岛，是第二身份的居住区，反之最高处的山丘上坐落的是第一身份的教会。

从港镇中出发经过蜿蜒的道路来到教会的话，能够一览这洁白的小镇。

潮音传到了这俯瞰着街镇的山丘。

「……」

街中的喧嚣与海浪的杂音。二者混杂在一路，传入一名少女的耳中。她在教会的背面，伫立在墓前。

她是一名穿着白色和服的适龄少女。虽说和服的款式是从古代文明期传承至今的，但本来其实是异世界的装束。这并不普及的特色服装十分显眼。

穿着没什么人会穿的服饰的她，将手伸向了墓碑，拭去污迹。

这座墓下没有遗体。墓碑上名字的主人，就连其遗体也能成为危险的魔导素材，所以灰也不留地回收掉了。

出手的不是旁人，正是管理着这片墓地的第一身份。

「玛农小姐」

听到有人叫自己，和服少女转向了那边。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自己的呢。玛农的视线捕捉到了那名身裹蓝色神官服的神官。

她戴着银框的眼镜，是一名面容神经兮兮的女性。她就是虽然才四十多岁，却已经身至管理这城镇第一身份的司祭的西西莉亚。

玛农浮现出沉稳的笑容，轻行一礼。

「好久不见了，西西莉亚司祭」

「嗯，已经半年了吧。来看望令堂吗？」

「是的。父亲如呓语般，说了些想与母亲葬在一起之类的畏怯的话，所以我才来此。说来可能觉得不孝，久违地来看看」

「……令尊的情况，果然不太妙了吧」

「这个啊……」

接下来，就要接受第一身份的试探了吧。玛农猜不透对话的意图，话语变得模糊。

玛农身为镇中名流的女儿，与她多少有些交情。不管是坏是好，西西莉亚有着与第一身份相符的性格。

那么没什么隐瞒的，玛农保持着微笑，视线转向了墓前。

「父亲与母亲同穴的日子，不晚了」

西西莉亚听到这实话实说的报告，表情变得沉痛。

「双亲的事，还有利贝尔伯继承的事。这次想必是个无比的费神与重担吧」

「啊呀。继承的重担什么的，有由我去体会的必要吗？亲族们没有认同我呢」

这种未经遮掩的事西西莉亚早已得知。玛农没有悲叹自己的境遇，说道：

「晚辈的命运，只是为出生而出生的罢了。我这样的人，对家族来说没有神轿之外的作用。似乎大多数都认为我这本家独身女不足为惧，而想把我拽下马，所以我来继承利贝尔伯这种事……呵呵。西西莉亚司祭您也有所耳闻吧？」

玛农笑了，笑容中充满了自嘲与自虐的消极。

「每天都会被说『废物』呢。在利贝尔家的远亲中，也有舌长的人称我为『杂种』哦」

西西莉亚冷冷地眯起了眼。

「既然他们如此恬不知耻的排除障碍，我也许能帮上忙」

「什么？」

这未曾想象的建议，令玛农不知所措。

仿佛把严肃不苟作为信条的西西莉亚，几乎不会开玩笑。玛农惊讶地抬起了头，出乎意料，西西莉亚的表情述说着认真。

西西莉亚向茫然的玛农继续说道：

「对于利贝尔这座城镇来说，这或许能成为一个机会。这个镇子啊，稍稍有点太倾向于『第四』了。现在，就是由你这样的年轻一代来带来新生之时」

「所以是要卖我人情的意思？这可不行啊，西西莉亚司祭」

在第一身份与第二身份的政治斗争中，这可不是什么优雅的做法。虽然不是什么完全不可以的事情，但第一身份与第二身份本应是相互监视的关系。

「第一身份的司祭大人做出这种事情。会被人质疑存在相互勾结的。受异端审判官怀疑的话，西西莉亚司祭的立场会很不妙哦？」

「剿灭『第四』的名义足以成为助力的理由了。与其放任自流，我认为不如与第二身份联合为好」

比预想中还要直白的话语令玛农不知所措。

玛农不知这是顺势而出的话语呢，还是说为了套出她真实想法的花言巧语。但提出推翻预想的建议的西西莉亚司祭的视线极为正直。

「更何况，葛里萨利嘉的动向不太稳定。虽然还没有入手正确的情报，但有发生了大规模政变的可能性。我想在『第四』受邻国影响而变得活跃前，将其连根铲除。这是我真正的目的」

「原来如此……」

对一丝不苟谨慎保守的她来说，这个提案过于急躁了，看来有着玛农所不知的内情。关于邻国葛里萨利嘉，从收到『第四』的成员制造了列车恐怖袭击的报告后，情报就断掉了。

盘踞在这座镇子第二身份中的『第四』根深蒂固。第二身份是血缘社会，思维方式会由父母传向儿女。结果就是思想跨越了世代残留下来。

玛农的家族也不例外，不会做明显违法的行为，但也会有不可深究的部分。

然而，尽管玛农生为这个镇子的第二身份，但思想没有被『第四』所感化。这是由于她母亲的缘故。

玛农的母亲，不是利贝尔人。

不止如此，她甚至不是出生于这个世界的人类。

「怎么样呢，玛农小姐」

「这样啊」

她的提案并不是出于同情，而是围绕明确的利害关系，玛农能够理解。

玛农从家族中受尽了失望与嘲弄，甚至被称作『杂种』。个中原因，就出自她母亲的出身。

玛农那性格纤软、意志薄弱、只会怀念过去的，母亲。

她是从异世界中叫做日本的国家到来的『迷途之人』。

玛农是异世界人与这个世界的人结合而生的孩子。

「……稍微，容我考虑一下」

「好的。如果能在一周之内回复的话就再好不过了。另外，虽然是机密……」

在密谈的最后，西西莉亚毫不在意地语气如闲聊般告诉玛农。

「『阳炎的后继』，好像要来到镇子里了」

潮音沙沙作响。平静的波浪来而又去，去而又来。

「……」

岸边的海水打湿了玛农的双脚。

这座孤岛，只有一条从港镇延伸至此的道路。在岛中，仅有一处小小的沙滩，就是玛农现在所处的地方。在这里游玩，是利贝尔本家一脉的特权。玛农旁的留恋与权势都可以抛弃，但唯独这里真的很喜欢，她对这里有着超越理性得失难以忘怀的回忆。

海水来回冲刷，痒痒的很舒适。

这拉扯大海的力量规模，以人类渺小的力量无论如何都望尘莫及。

然而在这个世界中，或许有人拥有着仅凭一人就能抽干海水的力量。

纯粹概念。

星球会赐予来自异世界的异国人以改变世界的【力量】。

「为什么……我没有力量呢」

玛农痛恨自己的无力。不，她连与自己的痛恨相符的感情都无法涌出，她讨厌软弱的自己。

自西西莉亚提出提案，已过了一周。

『阳炎的后继』梅诺。

玛农对她——正确来说是对她的师父，有着不少的感慨。她们是处刑人，正常的第二身份连她们的存在应该都不会知晓。而玛农却得知了这些，这令她感到了因缘。

「弑母仇人的弟子……」

玛农的母亲是『迷途之人』。

『迷途之人』指的是从异世界中的日本召唤而来的人们，也是这个世界中最危险最可怖的禁忌。召唤而来之时寄宿在灵魂中的纯粹概念，会渐渐蚕食精神，腐蚀记忆。就算完全不使用魔导而活，侵蚀也会一点点地进行，最终必然导致纯粹概念暴走。

至少，在古代文明期之后，没有一名异世界人能免于人灾化寿终正寝。

由异世界之国日本到来的是善良的——又是危险的。

在将近二十年前，身为『第四』的利贝尔家就藏匿了，且用结婚的手段吸纳了，一名这样的人。时为利贝尔伯的父亲与『迷途之人』的母亲结合诞下了玛农，作为独生女的她以继承人的身份被养育成长。

但是『迷途之人』的母亲被处刑人『阳炎』所杀。不知不觉间真的爱上母亲的父亲一下子萎靡不振、罹患疾病，现在已经是晚期患者了。

在这一切早已尘埃落定的镇子中，事到如今是为了什么而来呢。

玛农仅听说过她的传闻，对于她的行动目的丝毫不知。玛农只知道她是『阳炎』的弟子，她的经历被完美地隐藏在暗中。以利贝尔家的情报网，知道名字已经是竭尽全力了。就算是『阳炎的后继』在葛里萨利嘉王国时，她的行动所引发的事件也没有造成骚动。

她从葛里萨利嘉出发，穿越未开拓区域，来到玛农所在的港镇利贝尔，但大概没有明确的目的吧。

「仅仅是路过而已吧」

带着某种远大的目标，并没以这里为终点。沿途光临，而后路过，仅此而已。

对『阳炎的后继』来说，利贝尔只是不值一书的途径地点。

她一定连存在着名为玛农的少女这件事都不知道吧。只是母亲被杀的玛农单方面地沉浸在伤感中。

她是『阳炎』的弟子，不是『阳炎』。

她与杀死了玛农的异世界人母亲，证明了玛农无能的赤黑色发色的她，不一样。

然而，谁知道呢。就算仅仅是路过，『阳炎』一脉会带来暗中的骚乱。第一身份的西西莉亚与玛农接触，第二身份的亲族们也突然蠢蠢欲动。

在港镇利贝尔中过着日复一日生活的，就只有第三身份的人们了。

「……哼」

玛农叹息一声，视线看向了水平线的另一端，白雾摇曳的海面。

在海面正中，遥遥耸立着纯白的雾之墙壁。

『雾魔殿』。

这雾之墙壁宛如垂落海面的大瀑布，是四大人灾之一。

这片雾据说在过去将丰饶的南方诸岛联合吞噬殆尽。这能毁灭世界的灾厄，自出生起就近在玛农眼前了。

不会有什么东西漂到这里吗。

玛农一边过着郁闷的日常生活，一边盼望着或许会将一切破坏的东西到来。能使世界天翻地覆的某种东西。只要有那种东西，一定可以破坏掉自己所处的闭塞环境吧。玛农不止一次两次地祈求着这种它人的力量。她日夜期盼着，会不会某一天那片雾突然放晴，开始毁灭世界。

当然，一无所获。

这千年的白雾，灾厄的残骸，什么变化都看不到。世界平安无事，没有崩溃迹象。末日不会造访，玛农的日常一成不变。虚幻的愿望仍是虚幻，不可能实现。

世间无事，永保太平。

「……果然会这样呢」

在平稳的海波浸没双足之时，不可思议地下定了决心。

玛农随波逐流地活到现在。

她决不是一名有着坚强意志的人。不论是喜欢的还是讨厌的，她都没有以自己的意志干涉。

然而，这次的决定，无疑出自自己的决心。她仰视自己生长于此的城堡，决心化为了话语。

「我这个小姑娘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就来付诸一试吧」

改变世界的力量，并不是能盼来的东西。

玛农深知自己的无力，开始挪动浸在浅水中的双足。

背对着远远望见的『雾魔殿』，面向自己所居的利贝尔城，迈出步伐。

在绿意稀疏的荒野中，两名少女徒步而行。

其中一人是神官。她犹如周游列国的巡礼神官般，脚步稳健。

但是同行的少女，一眼便知已十分疲累。她不启话题，也没有抱怨，只是沉默地走着，不过步伐缓慢。

这名显然惯于旅行的神官就是梅诺。然后在她的支撑下，勉力行走的少女是灯里。

灯里经过了两周的跋涉，精力与体力已然接近极限。梅诺为了鼓励她，对她说：

「加油，就剩一点了喔」

「……嗯」

灯里仍低着头，低声回答。对现在精疲力竭的她来说，就连小小的缓坡都令人生气吧。

「灯里，抬头看看？」

在梅诺的促使下，灯里一直盯着地面的视线朝向了前方。

「怎么样？感觉应该不错吧？」

「……」

回应只有沉默。灯里马上又低下了头。

虽然梅诺之前以为灯里稍稍打开了心扉，但看来还不够。至今的任务都是只要短期内骗过对方就可以，但这次果然行不通。梅诺内心垂肩丧气，同时维持着外表的开朗。

「抱歉，一路至此很不容易吧。再坚持一口气就能休息了！」

「……嗯」

果然，灯里的反应十分低沉。

肯定是累极了吧。之前梅诺觉得或许让灯里有些成就感的话心情也能好些，但看来这么单纯可不行。

巡礼之旅并不有趣。不如说，过于严苛了。

清晨早早起床，趁着太阳高照时在这潜藏危险的道路默默前行，一到达宿营地就得为次日做准备，清洗身体与衣物后就寝。生活中的一切，都在步行中磨耗。

这远离文明的道路中散布这宿营地，但比起城镇中的旅馆要粗糙的多。若非习惯，基本不可能安睡。除此之外，还有如山多的不便。

所以一路上，梅诺给了灯里必要之上的开朗。

因为她心有歉疚。

灯里是来自其他世界的人类。原本是没有必要进行这种风餐露宿的旅途的。

对被强行塞进这严苛世界中的她，至少，希望她能开心一些。

为什么要对这名为了杀死她才一同旅行的少女有这样的期愿，梅诺踏入了港镇利贝尔。

梅诺到达利贝尔后，向管理镇中教会的司祭西西莉亚详细汇报了葛里萨利嘉王国发生的事件。

「谢谢你，梅诺小姐。现在葛里萨利嘉的情报非常贵重」

西西莉亚过目了梅诺在葛里萨利嘉入手的情报的报告书。

在古都加尔姆事件后，葛里萨利嘉王国变为了锁国状态。尽管是第一身份的顶端大主教与『第四』的恐怖分子们相勾结的异常事态，但以奥薇尔的名声，能够强行化不可能为可能吧。

现在只有极少人能够出入葛里萨利嘉王国。情报几乎都遭到封锁。

正因如此，由葛里萨利嘉而来的梅诺受到十分的欢迎。

「能够支援雅修娜殿下么？」

「……很难呢。如果她流亡至此倒是能够接受，可隔着未开拓领域的话，从这里干涉葛里萨利嘉王国的难度也增加了」

在国与国之间，夹有未开拓领域。虽然因此不会出现什么大的争端，但也确实严重限制了贸易之类的国家间交流。这也是在这千年间，文明没有出现飞跃发展的原因之一。

「就算这样，还是要去支援呢。虽然堕入禁忌的奥薇尔猊下的考量难以看穿十分可怕……但愿不要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

「真的很感谢您」

「只是分内工作罢了。说起来梅诺小姐」

戴着细边眼镜的西西莉亚笔直地看向梅诺的脸。

「这座镇子中的事，也有想请你协助的地方。你会将力量借给我的吧？」

「我的力量吗？」

梅诺不禁眨了眨眼。成为处刑人以来，就很少有人以这种方式直接拜托事情了。

「想让你成为某人的助力。——请进吧」

随着进门的邀请现身的是一名少女，她身上服装令人印象深刻。梅诺知道这是日本自古以来的传统服饰。

「初次见面，梅诺小姐」

她双手合掌，恭谨地行礼，能感受到她受到的良好教育。

她抬起了头，手扶着胸前报上名号。

「我叫做玛农·利贝尔。还请您关照」

在梅诺与玛农见面的同时。利贝尔某旅馆的一室中，灯里坐在床上，阴郁地低语。

「又……拖后腿了吧」

灯里召唤到这个世界是大约三周前的事情。而被梅诺急忙从叫葛里萨利嘉的国家离开，已两周有余。

在这徒步穿行于荒野的旅途中，一直在给梅诺添麻烦。

「而且还是没弄清梅诺酱的事」

看起来她确实无疑是这个世界的人。根据一路上的对话所知的梅诺，灯里失落不已。

这个世界中似乎会有与自己一样被称为『迷途之人』的日本人到来。实际，灯里就是被卷入了异世界召唤这种难以置信的事情中。

所以，没准，灯里如此希冀着。

灯里想的是，梅诺与突然间消失了的她实在是长得太像了，所以或许有着什么关系。

「真的没有关系吗……」

从灯里在召唤至的城中与梅诺邂逅开始，到现在为止，灯里脑中无数次浮现的这个疑问，从她口中溜出。

灯里深知的她，与这个世界才初次见面的梅诺。无论如何都不觉得她们没有关系。

即是说灯里是为了这一点才跟随梅诺至此，也不为过。

坐在床上的灯里，目光投向窗外。

「现在，她在干些什么呢」

梅诺行踪灯里大部分一无所知。

时不时地，她就会抛下灯里单独行动。一定是有不想被知晓的事情吧。梅诺的隐秘的行踪，也是灯里无法完全敞开心扉的理由之一。

说实话，灯里眼中的梅诺有一点可疑。

虽然认为她是好人。

既亲切，对自己又细心，性格开朗，容貌也很美。尽管如此，却没法完全信任她。

说起来，灯里原本对这个世界本身就抱有不信感。从灯里来看，自己突然就被召唤至此了。在两周的旅行中，也听说了异世界人召唤是本来就会自然发生的现象，而人为召唤不过是将这种现象转移到施术人周边的仪式而已。但受害者的灯里听起来，这不过是借口般的辩解。

但是，并不讨厌梅诺。不可能会讨厌她。

灯里在床上抱起枕头，一边迷迷糊糊地与睡魔交战，一边思索着。

「就没什么……我能……做到的……事吗…………」

总是被卷入事端、随波逐流的自己，能做到什么呢。

疲惫席卷全身，灯里放任自己随睡意漂走。

梅诺一回到旅馆，就看到灯里在床上仰面而睡。

「灯里？」

姑且叫她一声，没有醒来的迹象。唯一的回应，只有半开的嘴中，传来的健康吐息。

看到灯里毫无防备的睡颜，梅诺的脸上一下子绽放出笑颜。在未开拓领域中跋涉的两周里，没有现在这种床，过着仅能以毯子裹身，于宿营地破烂的地面上睡觉的生活。灯里由于就寝环境的恶劣，睡眠浮于表面，起床后也无法消去疲劳。梅诺虽然察觉到了这一点，但无计可施。

在柔软的床上睡觉，灯里似乎能久违地安眠了。

梅诺为了杀死灯里而带她上路。她在被召唤时固定在灵魂中的纯粹概念，其危险程度使梅诺必须在纯粹概念暴走前杀死她。灯里能凭借【回归】而复活，所以在找到大概率杀死她的手段前不能轻举妄动，简直是一颗不能让人夺走的定时炸弹。

然而，灯里又是无力的。

在纯粹概念的力量之外，灯里是一名可以说一无所有、无所依靠的少女。性格也很忍让，适应性说不上强。她能在这个世界中生存，只能依赖梅诺。

所以，梅诺必须守护这张毫无防备的睡颜。

「……很怪啊」

梅诺至今为止，还没有为了救谁的命而使用过自己的力量。身为处刑人，只会给一些杀人的任务。

——为什么要杀。那是因为，我们是恶人啊。

忽地，养育了自己的导师『阳炎』的薫陶在脑中苏醒。

不是为了正义，不是为了世界，不是为了和平。

培养了梅诺的人曾说，我们这些人是因为自己是恶人才杀人。

梅诺明明遵从着导师的教诲，为了杀死她而踏上了旅途，脑中却没有在思考杀死灯里的手段，反而是保护着她。

看来梅诺对自己有所误解。

「自己在干些什么啊」

稍有空闲的梅诺，在房间备有的简易厨房中煮了些热水。这是饮食自理的旅店，所以会有这些。

「唔……」

「啊呀，早安，灯里」

梅诺泡了茶，不知是不是被香味吸引，灯里醒来了。

「……啊。我睡着了？」

「睡得很香呢。做什么好梦了吗？」

「嗯……我梦到日本了」

灯里带着惺忪的睡眼，从梅诺那接过了马克杯。

梅诺听到了灯里说梦到日本，一瞬间错开了视线。尽管梅诺不是召唤灯里的人，但对异世界召唤相关的事带有愧疚。

所以无意间逃避了。

在接过杯子之后，灯里的身体环绕出稀薄的导力光。

「好想回去啊」

灯里并没有说给谁听，而是起床后不自觉露出的真心。为了不麻烦周围的人而始终无意识压抑自己的自制心消失了，这由心而生的纯朴感情，使她灵魂中非正当固定着的纯粹概念起了反应。

『导力：接续——筝？罩i？绗？？？纯粹概念【时】──发动【？？化】』

灯里接过的杯子化作细沙崩落。

「诶？」

「！？」

灯里惊大了眼睛，而梅诺屏住了呼吸。曾是马克杯之物随着一阵滴落声，散落在在灯里的膝盖上，其中的饮品也气化消散了。

「诶、诶！？怎、怎么回事！」

灯里的反应几近惊恐。她没有原因是自己的自觉，脸色煞白。

但是梅诺心中的焦急比之更甚。

「这、是」

纯粹概念流露而出了。

一路至此的疲劳，陌生环境的不信任感。多种要素叠加在一起压迫着精神，而在此之上，刚刚的梦更是成为了触发契机吧。这使纯粹概念上的紧箍松动了。

导力光旋转汇聚，呼应着灯里的焦躁，形成了歪斜的时钟。

对普通人来说需要长期训练并凭借道具才能够施展的魔导，异世界人可以本能地行使。它们的魔导才能优秀到此世界人无法比肩，但优秀带来的缺点正展现在梅诺眼前。

由于能依本能行使魔导，现在的灯里连意识都不需要就能够引起魔导现象。

「灯里，抱歉」

这与纯粹概念吞噬人格后发生的人灾不同，而是小规模的魔导爆发。但灯里施展的不是普通的魔导，是来自于【时】之纯粹概念的东西。

放任的话，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梅诺握住了灯里的手。

『导力：接续——时任·灯里——』

从接触的部分注入了导力。

「咿！？」

灯里的后背猛地后仰。

人体相互连接会伴随着疼痛。精神会对它人的导力发生排斥反应，从而产生常人无法忍耐的疼痛。如果有足够的信赖关系的话，导力连接也可能几乎没有疼痛，但对只认识了不到一个月的梅诺与灯里来说，不可能指望这样的关系。

可是没有功夫挑选手段了。

或许出于疼痛，灯里用力想甩开与梅诺相连的手，但梅诺不会松开。梅诺现在没有温柔对待灯里的从容了。

「——该、死！！」

穿过了肉体，流经反抗的精神，梅诺感触到了灯里灵魂中潜藏的纯粹概念。这过于庞大的气息，动摇了梅诺的平衡感。

勉强赶在被吞噬前好转了。不触及灵魂，操作着导力，介入将要发动的导力构成，使其消散。

尽管导力连接的时间很短，但经受不住剧痛的灯里失去了意识。

梅诺将灯里安顿在床上，深吸了口气。

「那就是，纯粹概念……」

梅诺再次切实意识到异世界人的危险性。特别是连接时感受到的，纯粹概念那无法得知的真面目。之后若还像这次这样，梅诺可以打散泄露而出的魔导构成，但倘若在此之上，梅诺很可能连自己的精神都保不住了。

虽说梅诺有着与人导力连接也不会疼痛的特异体质，但误判了连接深度从而被纯粹概念吞噬掉精神的话就完了。而且原本灯里会因此感到剧痛，所以也不是能反复做的事情。

力量过大了的话，就与其主人的善恶无关了。

「……是个大问题呢」

看来在这镇中需要解决的不止『第四』一个问题。

梅诺向西西莉亚报告了旅馆中的事件始末之后，她约定了会用教会中的祭坛通信做出联络。连通了地脉的祭坛通信网，是少数能够跨过联络的手段。

由于灯里的不稳定性与不死性，需要在第一身份中募集处置手段。梅诺几乎没让灯里使用过纯粹概念，距人灾化或许还有些时间，但存在着陷入像刚才那样不测的可能性。

由此，梅诺要向比自己经验丰富的『第一身份』寻求处置手段。

虽说如此，但距获得有效答案还需要些时间吧。

「前——辈——！」

梅诺肚子有点饿了，想去市场转转而刚一出门时，理所当然般知晓梅诺所在之处的后辈现出了身影。

她是穿着改造过的白色神官服的少女茉茉。

梅诺见到了一如既往的她，紧绷的身体放松了下来。

看来自己始终不自觉地紧张着。梅诺一边微微苦笑，一边摸着茉茉的头。

「是茉茉先到的呢。穿越没有巡礼路的未开拓领域了？虽说是为了避开灯里目光，但辛苦你了，茉茉」

「没有问题啦——！茉茉为了前辈，可是精神百倍的哦！」

「乖、乖，茉茉这么优秀，我也很开心啊」

「诶嘿嘿——，茉茉就是这么优秀啦——！」

「嗯嗯。没有茉茉的话我什么都做不成喔」

茉茉一个劲的蹭向梅诺，而梅诺则一时不吝溢美地捧杀她，然后突然撤开了手。

「那么，茉茉。该谈工作了喔」

「诶……」

话题转换使茉茉挂上了副明显不满的表情，但梅诺无视了。就这样一边走向喧嚣的海港市场，一边继续对话。

「这次的任务是协助解决利贝尔伯的继承问题」

「虽然可以啦。但是上次在加尔姆的时候很了不得来着对吧？该说是褒赏吗，总之没点提升情绪的东西的话拿不出干劲啊」

「那个啊，茉茉。这次的事与『第四』有关。身为侍奉主的第一身份，不好好表现可不行呢」

「反正茉茉对主的信仰值什么的是最低的那层。想要些更实际的好处——！」

茉茉一副逆反的样子，就算梅诺对她陈述这次任务的重要性也不会有什么反应的吧。

那么为了满足茉茉所说的『好处』，梅诺在对话途中注意到了一个水果摊，并买了一块西瓜。

「给，茉茉。张嘴——」

「啊——！」

梅诺一递出西瓜，茉茉就飞向了那里。尽管是梅诺自己都有些犹豫的讨好手段，可茉茉的表情洋溢着幸福。

「诶嘿嘿——。真好吃呢！能得到前辈亲手的奖励，干劲补充完毕啦——！……可以再来一次吗——？」

「嗯，可以喔——」

这么简单就能挽回心情的后辈真是太好了。梅诺又买了一块西瓜，递给了茉茉。她看到美味地享用西瓜的后辈，想到或许得给灯里买点什么。

毕竟，虽说是紧急情况，但还是让灯里痛到昏迷了。梅诺记得这一水果名字的由来也是日本来着，想着没准能借此与灯里开启话题，所以买了些带走。

「所以说——，茉茉该做些什么呢——？」

「是呢。这方面对方还没有提出要求来着……」

茉茉啃着西瓜提出了疑问，而梅诺的视线看向了大海。

顺着海边仅有的一条道路，能看到通过它与陆地相连的利贝尔城。

「就看之后的交涉了」

梅诺与西西莉亚所介绍的少女玛农·利贝尔见面的日子，就定在今晚。

利贝尔城耸立于孤岛之上，是利贝尔中第二身份的居住区。潜入这里的难点，就在于入岛。

连接孤悬海上之岛的道路只有一条。在岛的周围，城墙与断崖构造得融为一体，从海上难以入侵。若是以导力强化增强身体能力，无论如何都会发出导力光的磷光，十分显眼，警卫也会特别注意这一目标。

这一夜间的困扰，使依靠导力强化的人的选择减少了。

梅诺就是要潜入这样的利贝尔城。

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今天白天见过的少女玛农·利贝尔。

梅诺选择的潜入手段，不是其他人可以模仿的。

她凭借导力迷彩，从正面进入了这里。

运用自灵魂产生的导力提升肉体的性能，就是导力强化。而操纵此时产生的导力光颜色，并使其覆盖己身，欺骗它人视觉的技术，就是导力迷彩。学会这一招的话，服装的变化自不必说，甚至能彻底伪装成别人。

这是养育了梅诺亦师亦母的『阳炎』所开发的特殊技术。由于这项技术需要特别严苛的导力操作技术，只有梅诺与『阳炎』的导力迷彩达到了实战水平。或者应该说，正因梅诺习得了这项技术，才会被称为『阳炎的后继』。

梅诺干扰了周边的形态，借此钻过了警备的视线，去往玛农等待的房间。鉴于城内走廊中即便迷彩也有被注意到的可能，梅诺由外墙上的阳台侵入，按事先定好的次数叩了叩窗。

「请进」

发话的是玛农，她没有惊讶于梅诺如此轻易就侵入了城内，而浮现出柔和的笑容。

「让您久等了呢。我猜您大概是想试试我的水平才让我潜入这里的，不知有没有入您法眼呢」

「那是当然。另外，梅诺小姐。敬语就免了吧。咱们年龄相近，普通的语气就可以」

「是吗？」

梅诺的马上就切换成了随意的口吻，她判断与这次的协助对象搞好关系也没什么问题。

「反过来说，你不还是敬语吗」

「我呢，平时就是这个样子，还请不要在意」

梅诺进来时，感到了某人枯槁的气息。

顺着气息看去，有一名憔悴的男性横躺在床上。根据事先调查的情报，他应该五十出头的年纪，但看起来远比这苍老。

「他就是……」

「嗯，是家父」

他就是利贝尔伯爵家现任家主。看来病情远不止传言中微恙那么简单。

明显已经快不行了。

尽管梅诺对医术不怎么懂，但也能看出应该没有好转的指望了吧。表达了利贝尔伯的病症不是虚言后，玛农转回了视线。

「就算如此，梅诺小姐真的很厉害呢。面对那样的警备一下子就侵入成功了。身为第二身份，稍稍感到了点恐惧呢」

「因为从你这事先得到了警备情报啊，而且这类事我已经很习惯了。而且，在第一身份中我也属于特殊的那种……利贝尔伯病情如何？」

「还能撑个一周吧」

「这样」

梅诺垂下了视线。

这是到如今看不到好转的希望，所以在自家中了此余生吧。

在玛农父亲去世的同时，利贝尔伯的继承问题就会真刀真枪。

同时第二身份的问题也会摆在明面上吧。西西莉亚司祭就是瞄准了这点，为了处理暗中蔓延的『第四』，才要协助玛农。

「竟然要来协助利贝尔伯的大小姐，真是不可思议啊」

「是这样吗。我认为第一身份与第二身份跨越身份的藩篱，更多地相协助也是可以的」

一瞬间，梅诺脑中浮现出在葛里萨利嘉王国告别的雅修娜的样貌。梅诺没有成为她的助力。

「这是为了安定才分割的。我们是为了维持世界安定才存在于此的喔。但是……真正能改变世界的，应该是第三身份吧」

圣职者的第一身份与王侯贵族的第二身份都掌握着权力，所以要限制它们的勾结。只能够维持现状了。

而拥有变革权力的，只有身为民众的第三身份。

「确实呢，如你所言。梅诺小姐高见」

「过奖」

听到玛农的夸奖，梅诺耸了耸肩。

「话说回来，关于利贝尔伯爵的继承的问题，像是如何对付捣乱的亲戚或己方的准备之类的事做好了么？很遗憾我可不清楚第二身份的政治斗争」

「那肯定，不必担心」

玛农毫不迷惘，在这商量如何驱逐亲族的谈话中积极地给出方案。

「所谓政治斗争，无非妨碍对手并保证给予己方的利益。在继承争夺中，我有两个优势。首先我是嫡系的女儿，再者西西莉亚司祭是我的后盾」

谈到利益，也就是玛农成为利贝尔伯后能提供什么。玛农的胜算，就在于押注了玛农的人会站在她这一边。

「其中之一，也就是后盾的西西莉亚司祭，我通知了她，最近有一个我会露面的晚会」

「那就不需要我出场了吧」

「是的。梅诺小姐呢，能请您趁此时机入侵镇外的豪宅吗」

「豪宅？」

「嘛，怎么说呢……就是亲戚们做什么勾当时使用的据点罢了」

梅诺心领神会地颔首。第二身份独自进行魔导研究，往往是一只脚踏足禁忌的标志，屡见不鲜。这是因为他们常有着超越旁人——特别是第一身份的欲望。

「长话短说，想请您助我抓住对手的把柄。握有证据的话，就可以请骑士大人们行动了吧」

「简单点正好。房屋的警备如何，知道吗？」

「很遗憾这点还……姑且，抄了份房屋的示意图」

玛农将示意图交给了梅诺。图上连明显就很可疑的地下室都有，情报已经足够了。

「然后，这是与『第四』关系颇深的人员名单。虽然也给了西西莉亚司祭一份，以防万一也请您过目」

「……『第四』渗透了不少人啊。拔掉这么多人，行政运行没有问题吗？」

「船到桥头自然直吧。骑士大人们在西西莉亚司祭的努力下基本没有沾染『第四』的思想……而且，在镇子中，也有许多与我同年代的第二身份。都是些由于身受『第四』影响而手足阋墙的人呢」

「所以呢？」

梅诺对它们也有所耳闻。虽说是第二身份，但不过是旁支，且都是些年轻之外只有品德不良引人侧目的家伙。

梅诺对该怎样利用它们抱有疑问，而玛农莞尔一笑。

「尽管它们是群是会对城镇经营指指点点血气方刚的家伙，但只要有改革镇子的机会，它们也能如敢死队般一心扑在上面吧」

「这真是……不错的方案」

梅诺对政治一窍不通，但也能看出眼前少女的手腕。这名颇具韧性的大小姐肯定能打理好一切的吧。梅诺苦笑之余，突然想到。

「对了，玛农」

「有什么事呢？」

「可以的话，能给我一份刚才提到的晚会的邀请函吗？」

听到梅诺的请求，玛农疑惑地歪了歪头。

随着试衣间的门帘沙啦一声，现出了灯里身着礼裙的身姿。

这件礼裙肩部连缀着褶边，设计轻飘飘的十分可爱。十六岁的灯里有着幼童般稚嫩的脸庞与发育良好的体型，而这件礼裙与她极为相称，梅诺看到后夸赞道：

「嗯，这件也很合适呢！可能是身材很好的原因吧。礼裙很配你呢灯里！」

「那个……梅诺酱」

「怎么？」

尽管梅诺不吝溢美之词，但灯里没有开心的余裕。她战战兢兢地向带自己到这里来的梅诺问：

「这是，要干嘛？」

这里是利贝尔镇中的服装店。

梅诺把待在旅馆中的灯里带了出来，一到这就开始逛备有礼服的时装店。灯里本就不讨厌打扮，能穿可爱的衣服应该会觉得开心，但由于过于唐突了，所以没有整理好心情。这样匆忙地被带着到处逛，灯里有点想在澡堂中悠闲地放松一下。

也不知梅诺了不了解灯里的心情，她指向了服装店的窗户。

「那边，不是有座城么」

「嗯，嗯」

窗外的那一边，有一座仿若筑于海上的美丽城堡。如果在日本之时没有出国旅游过的话，想必这会是座极为惹眼的气派城堡。

灯里正等着梅诺进一步解释的时候，没想到她说了意料之外的建议。

「那里要举办宴会来着，想让你去享受一下啊」

「宴、宴会！？」

「嗯，是啊。这次晚会的主办人，我稍微有点交情。所以拿到邀请函了」

灯里高声喊道这可是第一次听说，而梅诺取出了一封信说明了起来。

「就算在日本，应该也不太会有这种机会吧？阻止灯里魔导的时候，给你很不好的回忆了吧，所以想请你来奢侈享受一下」

「那个……这样吗？」

「嗯，这样的」

这突如其来的提议令灯里惊慌失措，眼珠不住地乱转。梅诺的行为对灯里来说常常过于突然。这次也不例外。

确实，在梅诺阻止魔导爆发时，痛到灯里完全不想再体验第二次。虽然梅诺在之后真挚地道歉了，但实际上直到现在，灯里在梅诺向她伸手时还会心惊。那股剧痛给灯里留下了稍许心理阴影。

尽管灯里不是不知道梅诺想以此致歉，但城堡中的晚会对灯里来说是未知的领域。而且灯里听说了，在那种城中居住的人，与召唤了灯里的人同属『第二身份』。虽说与召唤灯里的葛里萨利嘉王国不是一国之人，但也无法马上就想通。

灯里目光闪动，撒娇似的朝上瞟着梅诺。

「梅诺酱也会一起出席的吧」

「抱歉啊。我还有点事所以脱不开身。把你抛在这里的话也很不好，也考虑到这点，所以想请灯里参加晚会喔。这样我不在的时候，也不至于太无聊吧」

「诶，诶……不行，不行啊……」

灯里没想到梅诺竟然不参加，娇弱地摇起了头。从这里看到的那座城确实很美，但孤身一人去陌生的场所参加宴会，不可能提的起劲。灯里眼中泪花闪闪，仿佛在告诉梅诺单独行动令自己多么不安。

然而梅诺的回答却不负责任到几近开朗而冷酷。

「没关系的喔！灯里打扮得这么漂亮，不管怎么看都是名出色的淑女啊！我保证肯定会很开心的！」

「呜诶……」

灯里没能拒绝这轻浮的劝进，不禁呜咽。

实际上，梅诺有着装作轻浮的样子也要强行让灯里参加晚宴的理由。梅诺接受了玛农的调查请托。届时，灯里就会失去保护。参加晚宴的话，就能拜托潜入晚宴的茉茉在暗中保护她了。

然而，无从得知这些的灯里虽然没法干脆地拒绝，但也不会简单就同意。

「但、但是，对我来说这种礼裙，反正也不合适吧」

「没有这种事喔。非常地适合你呢。不管怎么看，都是个大美女呢」

梅诺的双手握住了灯里的手。

而灯里回想起那时的剧痛，身体惊得僵住了。梅诺在第一时间因灯里的防卫反应而显露出不解的神情，但注意到灯里的原因后又歉疚地皱起了眉。

「虽说没有别的手段阻止那魔导现象了，但真的对不起。可是，想让你享受一下也是真心话。所以，拿出自信来，真的很可爱喔」

灯里看着梅诺那灿烂的笑颜，哑口无言。

灯里心中深知的那个笑容，与现在梅诺重叠了。

这样一来，灯里真的无法拒绝梅诺的话了。原本灯里在对梅诺抱有疑虑的同时还要跟随至此的理由，也在于此。

虽说如此，还要再垂死挣扎一下。

「但是……梅诺酱，没有钱的吧。这件礼裙，买得起吗？」

「………………………………努力省一省，租一下的话，大概还是可以的」

「这样啊……租呀……」

梅诺悄悄地挪开了视线的同时断言到，而灯里看在她实话实说的份上，不情不愿地妥协了。

第二身份的奢华感，偶尔，会令自己感到滑稽得不得了。

「……哼」

玛农接待着纷至沓来的宾客，好不容易能有些微的空档。她以扇掩面，叹了口气，拿起玻璃杯润了润喉。

眼前映出的，是点缀于华美舞厅的装饰。豪华的餐食飨人口腹，乐团的现场演奏悦耳动听，来宾身上高贵的香水味撩拨着鼻息。

这炫耀着权势而刺激五感的一切，都无聊至极。

比这更加无所谓的，就是凭借身份享受着这一切长大，却还有这种想法的自己啊。

「好像在思考些不必要的事情呢，利贝尔伯代理」

出其不意的台词吓了玛农一跳。

前来搭话的人是今天的真正目标。玛农将手中的杯子交给侍者，双手在身前合掌行礼。

「欢迎您大驾光临，西西莉亚司祭」

「嗯。感谢您在这利贝尔伯继承的关键之时，也能招待我至此」

「那是当然。凭我与西西莉亚司祭的关系，务必常来做客」

二人间亲近的样子，吸引了宴会场的目光。这可是镇子第一身份顶端与第二身份本家女儿的谈话。利贝尔伯继承乱局，依原本预想只是分家与本家的混战而已，但西西莉亚司祭若是插手，定会明确地改变走向吧。所以厅中耳目都汇聚于此。

玛农一边周到地应酬着，一边想起了梅诺。

她应该正如昨天在卧室中的对谈所说，揭露着亲族们的勾当吧。想到这里，真是爽快啊。

参加这次晚会的，几乎都是住在利贝尔镇中的人。

然而，却有两人是玛农不认识的。

一人是桃色头发的少女。她穿着可爱的礼服，却闷闷不乐地孤身一身像个花瓶。虽然她的身姿看起来像是哪里来的大小姐，但镇中掌权者的子女玛农应该全都认识。

「大概是梅诺小姐的辅佐官吧。真是可爱的人呢」

玛农仅靠间接证据就看穿了茉茉的真实身份，然后看向了另一人。

这边也是名穿着可爱礼裙，黑发黑眼的少女。她面容稚嫩，身高是平均水平，但胸部大到连身为同性的玛农都不禁注目。她看起来不太自在，但目光被宴会的景象吸引。虽然她没有向它人搭话，可似乎盛装的人群本身对她来说就十分稀奇，不断地窥视着周围。

在玛农承西西莉亚司祭介绍与梅诺会面的那一天，她就透过教会的窗子见到过她的身影。

她无疑是梅诺到达利贝尔那天时身边的少女。

「她是……」

玛农的猜想令心中隐隐作痛。那名少女的眼瞳有如夜空。这是玛农幼时无数次仰视的瞳色。

玛农漫不经心地问向西西莉亚司祭。

「梅诺小姐……身边真是带了名非常可爱的人呢」

「是啊。因为与那名少女同行，也是她使命的一环啊」

「使命吗」

意外地，西西莉亚直接回答了玛农绕弯子的提问。

与梅诺同行的少女不是神官，看起来也不像犯罪者。身为处刑人的她，也不可能是带着友人游玩。

那么这名不协调的少女又会是谁呢。能想到的答案只有一个，玛农心中有数。

「……」

不论黑发还是黑眼，在这片大陆的居人中决不是什么稀有之物。

然而，让玛农对她的身份如此确信的，就是自己体内一半的血在如此低语。

「那位的名字是？」

「她的话」

西西莉亚没有隐瞒的意思，干脆地——就像是在试探玛农一样，回答道：

「名字应该是时任·灯里哦」

「灯里小姐啊……」

玛农的声音中，蕴涵着她意料之外的感慨。

在见到的第一眼，玛农就有这种直觉了。

灯里肯定与母亲是一样的。而这样的她，正与『阳炎的后继』同行。

西西莉亚侧眼观察着陷入沉思的玛农。

「那么，打算做什么呢，玛农小姐」

「没什么啊？她不是这个镇上的人对吧。所以稍微有些在意」

玛农以扇遮口，微微一笑。

「单纯的好奇心而已」

玛农没有接近灯里，宴会上也没有任何骚动，晚会波澜不惊地结束了。为了保护灯里而偷偷参加的茉茉，也没有行动的必要，在这如预订一样和平的宴会中，西西莉亚司祭与玛农·利贝尔谈话的情景，给与会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利贝尔城中的晚会开始之前，梅诺都没什么可做的事情。

若说有什么特别的，大概就是想试试能不能把灯里送进『雾魔殿』来杀死她，但那也以失败告终。本想以出门散心为由带她出门去海上看看，但灯里不想去。有纯粹概念爆发的先例，梅诺没法太强迫她，况且送入『雾魔殿』也未必一定能杀死灯里，所以姑且先搁置了。

然后到了晚会当天。把保护灯里的任务拜托给茉茉后，来到了待侵入的那间宅邸，这里的警备形同虚设。

如果是茉茉，没准自己就可以摧毁这里，但梅诺擅长的是潜入。在卡口以导力迷彩覆体，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翻找着各类文件，终于发现了目标。

「原来如此……进行着好几项违反技术规制禁忌的研究呢」

它们似乎是在开发着第一身份拥有的魔导技术。原罪概念的魔导可以凭借将人体作为祭品献上从而尽快获得成果。但看来它们没有向原罪概念出手，梅诺不知该说它们是姑且还保留着理性呢，还是说不过是伙没有胆气的小贼罢了呢。

与这些不大的禁忌放在一起的，有一项格外惹眼的魔导研究。

「『雾魔殿』……」

梅诺低声嘟囔着。

在此之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这项与『雾魔殿』有关的研究。看来它们推进着将这封印有四大人灾的结界，解析并解除的实验。

「……干些没用的事」

这不管身处利贝尔何处都能看到的巨大白雾，是连第一身份都无法干涉的结界。不管第二身份做多少研究，梅诺认为都只会以失败告终。

但这无疑是危险的行为。万一真的扭曲了这封印着四大人灾的结界，难以想象会造成怎样的灾害。

「『第四』真的不做点人事啊……」

梅诺一边发着牢骚，一边以教典魔导记录着文件。

证据集齐了，接下来就看玛农了。

「一切顺利就好了」

随着梅诺的低语，证据采集也结束了，她踏上了撤退的路线。

这天夜里，梅诺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就搜查到了情报。

孤岛中利贝尔城的一间房内。

在利贝尔家中也算是重要的亲族核心的『第四』成员们，围坐在长桌边，面色铁青。

在这场商议『阳炎的后继』对策而召开的会议中，突然，玛农开始在桌面上分发恶行的证据。与此同时附带的，骑士们也向屋内一拥而入。

「你、你们几个！谁允许你们——」

「是我允许的」

一名老人向骑士们大喊，而玛农沉静果敢的声音打断了他。

「除了利贝尔家直系的我的允许之外，进入这座城还需要谁的许可吗？」

老人的话一下子哽住了。在他身后骑士已经列整完毕。

「你这姑娘有、有什么打算。做出这种事……简直就是把利贝尔家卖给了第一身份！你连养育之恩都不记得了吗！」

「就算您这么说，活着也算不得什么好事，也没从您这里感受到过什么恩情」

玛农的回答中极其自然地就做出了『活着也算不得什么好事』的发言，这不仅令利贝尔家的人们，甚至也使同伴的骑士们感到不寒而栗。

在这冰洁的气氛中，响起了玛农那沉稳的话语。

「不管怎样，诸位的结局只有两个选择。是乖乖服从呢，还是兵刃相向尝尝厉害呢」

玛农将阖起的扇子抵在嘴边，朝亲戚们嫣然一笑。

「请吧，现在就做出决定」

利贝尔家中参加『第四』的成员几乎都遭到了逮捕。

茉茉从梅诺那里听闻了事件经过后，觉得『三两下就顺利搞定了』。茉茉身为梅诺的辅佐官，在她直面过的事件中，这也算是最顺利的那档了。利贝尔的『第四』就这样简单地摧毁了。

「这次的工作很简单呢——」

「是啊。还没经历过这么顺利的工作呢。西西莉亚司祭很厉害喔」

茉茉来此是与梅诺碰头的。梅诺在完成西西莉亚司祭委托的工作后，要与茉茉商量一下之后的事。

茉茉这次除了做灯里护卫外，没什么特别的任务，完全是虚度了时光。

「虽说处理『第四』最麻烦的是第二身份的逆反，但这次有协助者起很大作用呢」

「是玛农·利贝尔来着？镇中的司祭很好地招揽了协助者，最终发挥了效果啊」

「事前准备得很周到呢。很少有像她这么称职的司祭呀」

「啊——……确实，而且很少见地会与骑士们相配合。虽然是为了逮捕受『第四』思想影响的家伙们，一般来说，骑士也不会这么简单就听从第一身份的吧」

虽说骑士们是为了维持治安而存在的，但它们是从第二身份中选拔出的。通常来说很少会听命于第一身份而协助这种捕捉第二身份的作战。

尽管如此，看起来骑士们却没有对西西莉亚的计划提出异议。这并非建立于强权的恐吓，而是基于信赖关系构筑的协助体制令梅诺惊异。

除了暗中活动的梅诺与活跃于台前的玛农外，这次利贝尔的『第四』逮捕行动，最引人瞩目的就是西西莉亚，优秀的她预测到了事件的走向。

然而，茉茉对这种偏僻的镇子发生了什么毫无兴趣。

「之后就是等待处置那个异世界女的手段了呢——。纯粹概念会爆发来着？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开始想家了，精神真脆弱呢——」

「不要这么说」

茉茉听到梅诺这么说，稍稍皱起了眉。

茉茉敬爱的前辈梅诺，刚刚几乎下意识地袒护了灯里。梅诺没有以异世界人的危险性来说教茉茉，而是在关心灯里这个人本身。虽然是件小事，却让茉茉心怀疑念。

茉茉至今为止，还没有重视过梅诺身边的『迷途之人』时任·灯里。茉茉第一眼只觉得她是个畏手畏脚的人，总是一副形迹诡异的样子，从没想到她能与梅诺构筑关系。虽说梅诺容易受它人影响，但也不是一个吞吞吐吐话都说不明白的人，在几天内就能影响她准绳的。

然而，在当初的预料之外，梅诺与灯里共同度过了漫长的旅程。

难道说，梅诺误解了她与灯里的距离，向灯里投入了过多的感情。

「前辈……」

「嗯？怎么？」

「……没」

旅途，还会继续吧。

所以茉茉表面挂着微笑，心中开始暗地盘算。如果灯里是那种恬不知耻地拉近距离的性格，茉茉就会更早地抱有刚刚那种危机感吧。她一边后悔自己注意得太晚，一边思索着为了保护茉茉最喜欢的前辈自己该做什么，并且不能被梅诺注意到。

因为，若是指出了这一点——恐怕反而，可能使梅诺过于注意灯里的事。

「什么事都没有——！在这之后，也不管什么都可以拜托茉茉哦——！」

所以茉茉没有指出梅诺的状况。心中想着，就算梅诺向灯里投入了感情、若是梅诺感受到了与她的友情又该怎么办之类的。

「好的，还会拜托你的喔」

「诶嘿嘿——，前辈拜托我了！」

茉茉什么都没有说，只是暗下决心，若是有个万一，就由自己杀死灯里。

因为茉茉只要是为了保护梅诺，谁都可以与之为敌，也谁都可以去杀。

在与茉茉碰头后，梅诺访问了利贝尔城与玛农会面。

梅诺得到了玛农正式的邀请，不必像上次那样侵入了。没有隐去身形，从利贝尔城正门进入的梅诺，来到了第一次与她单独会面时利贝尔伯的房间。

在这一路上，城内冷冷清清，佣人们也一副脸上无光的样子。

毕竟城主刚刚割弃了亲族，气氛变差也是理所当然。

「承蒙邀请十分感谢。我基本没受过第二身份的邀请，所以还挺新鲜的」

「梅诺小姐可是大功臣，能邀您来可是我们的荣幸。感谢您拨冗光临」

「我没做什么大事啊。这次的功臣是西西莉亚喔」

「当然了，她的话我会改日再登门致谢。但现在我眼前的可是梅诺小姐啊」

跟往常一样身着和服的玛农，双手扣于身前，深深地鞠了一躬。

「在这利贝尔家的骚乱中有幸蒙您竭力相助，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利贝尔伯爵家的继承问题顺利解决，家父也能安心上路了吧」

「……这样。利贝尔伯，果然是？」

「据医生的说法，就快了」

听到玛农的回答后，梅诺看向了谁在床上的那名男性。

比上次看到时还要衰弱，他的身形萎缩得已然脱相，同时又显得沉静平和。

「梅诺小姐。可以的话，能请您握一下家父的手吗」

「我吗？这先不提，但为什么呢？」

「好的。家父年轻的时候虽然与第一身份反目……但看到现在的情况之后，可能也会想对神官道谢吧」

梅诺内心对会不会这样抱有着疑问，可这也是女儿在父亲临终前的请求。虽然这是与梅诺无缘的感情，但碍于情面也不好断然拒绝。梅诺心想他可能也会想感受它人的温暖吧，就将左手中抱持的教典夹在臂下，握住了利贝尔伯的手。

他枯槁的手，仿佛稍稍用力就会捏碎。

忽地想起。

梅诺还没有触摸过大限将至之人。

这也是人类的死亡。疾病蚀身，日渐羸弱，而后死掉。这与那种飞溅着温热鲜血的激烈死法恰恰相反，给了梅诺某种新鲜的感触。

人类，原来也可以这样安静平和地逝去啊。

「梅诺小姐……对我的出身有了解吗？」

「不是利贝尔家的大小姐吗」

玛农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而梅诺感受着利贝尔伯渐渐虚弱的脉搏，回答到。

「只有这些吗」

「马上就要成为利贝尔伯了呢」

感觉到玛农的气息靠近了一步。

但梅诺被利贝尔伯那生命逐渐消逝的气息所吸引。

本就十分虚弱的脉搏，还在一跳跳地变轻。呼吸声也在消失。生命的力量正在剥落。

「此外的，又有什么呢」

「此外，还有什么吗？」

梅诺失魂落魄地回答到。

梅诺如此地深陷于一名陌生人的死，这或许是第一次。这是梅诺初次见到人为之外的死亡，她为了见证利贝尔伯生命的终结，始终握着他的手。

「有的哦」

利贝尔伯的脉搏，停下了。

梅诺不禁啊一下地叹气，为了告知玛农利贝尔伯去世的消息，她转过身来，却看到了高举铁扇的玛农。

以要打碎梅诺的头颅的气势，她向下猛挥这凶器。

梅诺双手还握着利贝尔伯，腾不出手。这突然的袭击也避无可避。

但是，没有打到肉上的声音。

铿的一声，响起了金属撞击硬物的响声。

玛农悄悄靠近梅诺后挥下的一击，被【障壁】防住了。

玛农的全力一击被防住后，惊大了眼。

「啊啊……偷袭也行不通啊」

「西西莉亚司祭提醒过我」

发动了神官服魔导的梅诺不急不躁。她冷冷地看着玛农，轻蔑地说道：

「她说虽然你不是『第四』的一员，但却是思想危险到『第四』都想排除的对象」

「……啊哈」

玛农笑了出来，似乎从心底觉得这很可笑，双肩随之上下颤抖。

「西西莉亚司祭，真的是……十分有能的人啊。从一开始，就不打算让我这样的人执掌权力呢」

「是呢。她不会允许不正之事。监视第二身份就是第一身份的任务。她是贯彻了信念的圣职者喔」

梅诺又追加了一句。

「所以，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话，无疑，下一任的利贝尔伯就是你了」

「这样啊」

玛农慢慢地架起了铁扇。

「这种事，可构不成后悔的理由呢」

即使面对权力的宝座，玛农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而梅诺严肃地盯着摆出战斗架势的玛农。

「袭击我，是为母亲报仇吗？」

「啊啊……您知道呢。还一直以为，我这种人一定入不了您的眼」

「我调查过了啊，并肩作战的伙伴的事情。既然与导师有些因缘的话，就更要如此了」

「并肩作战吗」

玛农平静地微笑着。

「……是啊。很开心哦，能和梅诺小姐一同把亲族们扫地出门」

「玛农。现在的话……就我自己来说，也还可以当做无事发生」

梅诺一边毫不大意地做好战斗准备，一边向玛农发出劝降的宣言。

「你会这么想也是人之常情。在为母亲复仇的冲动驱使下做出的事情，没必要苛责」

「……梅诺小姐你很温柔呢。为什么你会变成现在这种身份呢，真的不可思议」

如果玛农是以弑母之仇为先而行动的话，应该会暂且妥协吧。

然而对于梅诺提出的让步条件，玛农摇了摇头。

「但是呢——原本，这就不是在复仇啊。这是我自己决定，只为了我自己的战斗。所以出手吧，梅诺小姐」

随着刺棱一下的金属摩擦声，玛农展开了铁扇。

看到玛农那不会退缩的态度，梅诺露出了像是吃了苍蝇一样的表情。

「……这样开战的话，你明白会怎么样吗？」

「那样的话，现在这身陷血肉囚笼的自己，就能够解脱了呢。所以梅诺小姐，不必多想，不要为难。这不是复仇那种高尚的事情……这只是，嗯，对了」

玛农以展开的铁扇遮住了嘴，稳重地微笑。

「我正好处于反抗期呢」

玛农后退一步，与梅诺拉开距离。

导力光的磷光在她全身飞舞。玛农这名并非骑士的第二身份大小姐，却修习过一定程度的战斗技术。

在玛农幼时人们曾期待她能代替母亲获得力量，所以接受过魔导的精英教育。

虽然玛农没有与亲族们的期待相应的【力量】，但玛农的素质很优秀。以她的能力继续修习下去的话，大概能够成为骑士吧。

玛农用导力强化提升了身体机能，保持着随时可以发动铁扇中的纹章魔导的架势。

「因为反抗期就要违逆第一身份，你认真的么？」

尽管就处于做好战斗准备的玛农面前，梅诺也没有准备将手伸向短剑。

「梅诺小姐，你似乎对我稍稍有些误解呢。我啊，像是为了父亲、为了镇子、为了第二身份、为了世界，所以该如何之类的事情，一次都没有想过」

玛农不需要利贝尔伯的地位却不成。

像是利贝尔伯之类的地位什么的，对玛农来说就是排斥到想原位奉还的东西。

「更何况，光是想像自己在成为利贝尔伯后的一生，就会汗毛倒竖」

她一次都没有过想继承利贝尔伯的想法。也不曾想过着第二身份的生活。自己想继承的，不是父亲的权势。另外，她不想成为像神官们那样的第一身份，也不想过着第三身份那样的日常生活。

她想成为的是，哪一方都不属于的人。

「我没有为了任何人，也不对任何人负责，只是为了我自己而行动罢了」

玛农·利贝尔这名少女的存在的核心，不在于这个世界的人。

正是在于她那来自异世界的母亲。

「梅诺小姐也不明白吗」

玛农护身的铁扇划出优雅的轨迹袭向梅诺。玛农哪怕在自家的时候，这把护身武器也不离手，其原因就在于，她从没有信任过这房檐下的任何一个人。

玛农的面孔中浮现出无法满足的空虚，接着说出了她犯下愚行的最大理由。

「我这颗必须寻求那禁忌之物的心」

梅诺简直与玛农正相反，但这名处刑人少女应该也会有的。

因为。

她在注视着那名有着夜空般眼瞳的少女时，瞳中流露出太多温柔了。

梅诺这名少女——追求着身为处刑人应当禁止的东西。

「什么，啊」

自己未曾察觉的柔软的心。自己必须保护灯里的自负。矛盾中酝酿而生的破绽遭到撕扯，梅诺心生微小的动摇。

恐怕这是最初、也是最后的破绽了。玛农在踏进的同时，导力流入铁扇。

『导力：接续——铁扇·纹章——发动【风刃】』

从挥舞的铁扇中，放出了无数的风刃。

以这纹章魔导的威力，击中的人会被割裂得七零八落吧。但是，对手的动作远比玛农更快。

『导力：接续——神官服·纹章——发动【障壁】』

迟一步行动的梅诺，发动了【障壁】挡开了风之刃。进而，她向前踏进了一步。仍在发动的【障壁】迫近了玛农，弹飞了铁扇。

「啊」

玛农失去了武器，不禁惊讶地出声。

反震到手腕上的冲击，破坏了玛农的平衡。短剑一下子就抵住了玛农的喉头。真是场令人无可挑剔的完败啊。

但是处刑人的剑刃，没有割裂玛农。

能发动纹章魔导的铁扇已经被击飞了。梅诺完全控制住了玛农，而玛农则挂着哭脸，笑对梅诺。

「不杀了我吗？」

「不是死罪啊」

玛农做好了赴死的觉悟而向处刑人挑战，但得到的回答却只有不留情面的与『你不足为敌』类似的台词。

梅诺短剑的锋刃，抵在喉头一动不动。

玛农与梅诺间的差距太大了。

为了护身而修习魔导的玛农，与为了战斗为了杀戮而锤炼的梅诺。

「我可不是被袭击了就非得按个杀回去的野蛮人喔。能做我对手的，是更无可救药一些的东西——只有禁忌喔」

「也就是说，我并不是禁忌？」

「是啊。普通的犯罪者与禁忌之间，有着明确的区别」

梅诺是处刑人。

不是说做了些什么，而是连在世界中存在都不允许的东西，才是禁忌。

所以梅诺所处的不是公开裁决罪恶的立场。

禁忌有着导致死亡的可能性，而她被赋予了将这种可能性扼杀的权限。譬如将人作为祭品献上而获得力量的原罪概念，还有灵魂中寄宿着纯粹概念的异世界人，再如对人类来说过于超前的原色概念。将存在本身就是违反人道的魔导，或是可能造成大量受害者的东西或技术，不为人知地抹消。

处刑人就是这种存在。

所以审判玛农，是第一身份中拥有司法权的异端审判官的工作。

「好好偿还你的罪吧，然后重新做人就好」

梅诺从玛农的咽喉撤走了短剑，插回了大腿上的束带，折返而回。

梅诺的态度仿佛在诉说，玛农不值得被这柄剑贯穿。

玛农听到梅诺那宛如所谓真正的圣职者一般的话语，面对她那似乎在施以同情的态度，面容唰地扭结在了一起。

「你这是，什么意思」

玛农的喉咙震颤着。

不管是谁，都在向玛农索求着代价。就像在对她说，你之所以会出生，就是为了求得所谓纯粹概念的【力量】啊。

玛农的成长，也是一种抵押。

既然母亲是拥有强大力量的异世界『迷途之人』，你也应该身负特别的力量啊，简直是一派胡言。玛农没有从母亲那继承力量。纯粹概念是固定在灵魂中的力量，与肉体要素相异，也不会遗传。

所以，玛农什么都不是。

受人恩惠，却一无所有。周围的人横加指责生来就不具特能的玛农，只因她没有这种能力。

指责她，为什么你就没发成为更特别的人的。

如同锈蚀的纯黑，随着周围那些曾是期待的感情逐渐变质，玛农心中的虚无也在蔓延。

「我该偿还的罪孽，都是什么呢！？我的出生本身就是错误，要我怎么办！就算重来这种人生，又有什么意义！！」

「没有人会因诞生，而受罚啊」

梅诺听到玛农的恸哭，平静地说着。

「你只会因自己所做之事而问罪。……和那些来到这个世界，就不由分说杀掉的人比起来，还挺讲道理的不是吗」

「……哈」

这次，玛农的表情片片剥落。

由于梅诺傲慢的台词。由于她正直的态度。由于梅诺的姿态，犹如清廉正直的神官。

『阳炎的后继』口中的话语，宣告了玛农与其毕生所求之物相去甚远，这一事实将玛农自心底打个粉碎。

——你并不是禁忌。

明明话语完全不同，但母亲被杀之时，说完那句话便转身离去发色赤黑的神官的身影，与现在的梅诺交叠在一起。

「你们这些人，到底有多……不是人啊？」

「不好意思呢」

梅诺无情地答复了玛农那颤抖着竭力哽咽而出的话语。

「所谓处刑人，可不是怀着想死的意愿自取灭亡的时，就会杀了你的那种方便的东西呢」

玛农的表情消退了，身体失去了力气，啪嗒一下跪到了地面上。

她一边受着梅诺冰冷的俯视，一边茫然地思考着。

什么都没有得到。

同时，也什么都没有失去。

泪水从玛农眼中涌出。

「父亲大人……」

自己该怎么办呢。就算梅诺离去之后，也得不出答案。至少，再多战斗一会的话。或者，有着能牵涉更多人的技能的话。

只要能成为与禁忌这一称呼相匹的存在的话，名为梅诺的处刑人就能够将她的剑刃触及自己，埋葬胸中蔓延的无边虚无了吧。

然而，引发这种事件的力量，玛农是一点也没有啊。

「母亲大人……」

无力的声音向远方回荡。

玛农自知，自己与母亲十分相似。与自己那遭受来到异世界的厄运，随波逐流地活着，生养了玛农，又因身为禁忌而被杀的母亲。

明明如此，自己却不是母亲那样的禁忌。

「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

这空虚的一问没有得到回答，摊倒的玛农被稍后到来的骑士们控制住，没有抵抗地交给了西西莉亚司祭。

这名一无所成的少女的案件，连广泛的注意都没有引起，就结束了。

到现在，利贝尔的工作才顺利结束。

那之后，再次确认了利贝尔伯是病死的。至于玛农，就等着异端审判官的结论了。

在一切结束之后，梅诺前往教会报告。

「感谢你，梅诺小姐。推给你了些很讨厌的工作呢」

「没事，不必挂怀。……玛农·利贝尔的处境现在怎么样？」

「虽说有着袭击你的罪，但会不会受刑还不清楚」

「确实是这样呢」

梅诺点了点头。

实际的问题是，玛农所做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由于自己的立场所以不能就这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梅诺个人感情上来说对她抱有同情。而且她生长的环境太过扭曲了。

流着一半『迷途之人』的血，又被亲族们索求力量。她始终被索求着不存在的东西，积郁迸发，才导致了这次的案件吧。

「但是——看起来她几乎没什么活力了，难以担任利贝尔伯这种重要的位置吧。不挑好人选可不行呢」

「这样吗」

「不用在意哦，梅诺小姐。都是镇子里的问题而已」

正如西西莉亚所说。梅诺没有指手画脚的立场。处刑人是专干脏活的人。政治上的问题与自己无关。

而且关心自己逮捕的人，完全没有道理。

「比起那个，有个好消息——不知道该不该这么说，要告诉你」

「是什么呢」

「是圣地传来的命令哦」

「诶？」

梅诺听到这预料之外的话，大脑停转了。

「命令吗？从圣地？」

「鉴于你带来的异世界人的危险性，向你下达了『盐之剑』的使用许可」

这冲击性的内容，令梅诺幼时的记忆在脑中回闪。

溶化掉一整片大陆的，一柄剑。

它虽然列为四大人灾之一，但由于只剩没有意志的道具，所以被第一身份的大本营『圣地』纳入了管理，是甚至不会露于人前的禁忌。恐怕在教会保有的东西中，这也是最为可怖的武器。而这把武器的使用许可，仅为杀死一人而下达了。

『盐之剑』的管理极其严苛，在听到这命令之前，就算以梅诺的立场，也从没一丝丝想象过能够使用它。

「下命令的是导师吗？」

「不」

西西莉亚否定的话语中充满了不解与踌躇。虽说有着灯里危险性极高的证据，但大概西西莉亚也没有想到过，甚至允许使用『盐之剑』了吧。更何况，做出这一判断的人的名字，是就连直接接受命令的西西莉亚也难以置信。

「这是……圣地大主教，艾尔卡米猊下直接下达的任务」

出乎意表的事接连不断。灯里的异常，竟严重到惊动了圣地大主教，梅诺这次彻底哑口无言了。

「啊，梅诺酱」

梅诺简短地会面后从教会一出来，就看到灯里来迎接她。她那啪嗒啪嗒的脚步声逐渐接近。

「晚会怎么样？饭菜应该很好吃吧？」

「很、很害怕啊，怕到味道都尝不出来了！」

梅诺以轻松的语气提问，而灯里的回答中稍稍带了些责怪，里面藏着把自己一个人丢在陌生场所的怨气。

「但是，该上路了是吧。晚会什么的另说……但这座镇子，很悠闲呢」

「……」

梅诺一时间难以作答。

在灯里的视角中，确实是如此。她在镇中度过了和平的时间。住在旅馆的房间中，与梅诺在市场买东西，参加了利贝尔城的晚会。这一片祥和，应该会使她关于这座镇子，只有美好的旅行回忆吧。

灯里没理由知道，一名叫做玛农·利贝尔的少女，押上了自己的人生，向第一身份竖起反旗了吧。

玛农的母亲是异世界人，是灯里的同乡，玛农在晚会上注视灯里时，再也控制不住某种思绪倾泻而出。这些事灯里也不会知道。

对灯里来说，这次的事彻头彻尾地与她无关。

然后，在这座镇子中，灯里的处刑方法也决定了，这她更不会知道了。

「是呢」

所以，梅诺扼杀了心中的纠葛。

无数情感叠连交缠，梅诺的心有如一片混沌，但成功保护了灯里的和平这一事实给了梅诺不可思议的成就感。

为了杀死而守护。守护的事实，生出了自负。

要继续同行，并守护着她。

现在的梅诺，还没有这种矛盾正不断累积的自觉。

「安心吧，灯里。在外面跑惯了的我，会好好帮你的啦！」

梅诺想让灯里安心，向她伸出了手。然而，在相触的瞬间前，灯里的肩膀颤抖了一下。

「——啊」

灯里的动作，令梅诺受到了自己都没料到的失落。

梅诺的手在半途犹豫不前。想必是导力连接时的疼痛，致使灯里脊髓反射水平地惧怕与梅诺的触摸，但现在才察觉到这点已经太迟了。

梅诺收回了伸出的手，脸上挂起了干笑。

「啊，啊哈哈……抱歉，灯里。有点太不客气了啊——」

空气仿佛凝固了，梅诺想打个哈哈对付过去，却说到半途就止住了。止住她的，是那已抽回的手上的触感。

灯里伸出了手，牵起了梅诺的手。她带着一眼就能看懂，鼓起勇气克服心理阴影的表情，紧紧地握住了梅诺的手，视线相交。

「拜、拜托你了，梅诺酱」

「……好！」

梅诺这才绽放出笑容。

不是演技，也不是讨好，她向灯里展现的，仅仅是出于开心，对她这年纪的少女过于理所应当的笑颜。

「交给我吧，灯里。我可是——清廉、正直、又强大的神官啊！」

二人间的距离还称不上朋友，然而还是彼此牵着手，由利贝尔出发了。

目标，是遥远的，西方的尽头。

她们不知道，等待着她们的是无法逃离的残酷结局。

她为了与她重来的第一次之旅，还在继续。

\*

「嗯。记忆也确认好了吧」

灯里整理好记忆，慢慢睁开了眼。

保留记忆的灯里与封印了记忆的灯里。这二者正确来说，并不是所谓的双重人格。只是同一个人格，封存掉那么多次循环往复中的记忆后，就会变回平时的灯里而已。兴趣喜好还有思考方式等没有什么大区别。

——记忆消失得太多，连性格都变了吧？

灯里忽地想起了在港镇利贝尔听到的，那名小小怪物的话语。

虽然灯里回忆着之前仅仅在利贝尔路过时发生的事情，但这次过于不同无法当做参考。

『万魔殿』。

那从雾之封印中脱身的怪物，一脸天真地颠覆了灯里循环的前提。

「时间……已经，快不够了」

事到如今，灯里能将世界整个回归的次数，还有一次，也说不好。好几次逆转世界时间，从葛里萨利嘉王国开始，重来这三个月的旅程，结果就是灯里过度地使用了纯粹概念，失去了大量记忆。

其影响，或许确实导致灯里的性格与在日本时不同了。

当然，这是因为在日本时的记忆，已经几乎都消失了。

怕生，无法拒绝它人的请求，只能用肤浅的态度与周围的人来往。

这就是曾经的灯里。

所以，从过去就一直在想。

想要改变。

「我……本来就想变成这样啊」

曾想成为能对朋友好好说出最喜欢了的人。曾想要不再低头，而是抬头挺胸地相互对视，不再羞耻表达自己所想。

灯里一直在后悔。

最开始的时候。从被召唤，一直到这利贝尔。

刚来到这世界中的自己，仍窝囊不已，灯里讨厌那样的自己，却无可奈何。

「……哈」

灯里一边回忆着仍窝囊的自己，一边用手指抵住了自己的颞颥。

特别是最初的旅途。

总是在跟梅诺添麻烦，什么忙都帮不上的自己。

为什么带着那样的自己，却最终抵达了『盐之剑』呢。只能认为，那就是造化弄人了。

「所以——这次一定」

『导力：接续——非正当固定·纯粹概念【时】——发动【回归：记忆·灵魂·精神】』

已经不能失败了。灯里注入了坚强的意志，发动了魔导，打穿了自己的头。

向己身放出的导力光消散之后，灯里不住地眨眼。

「呜诶？」

她环视四周，记忆不翼而飞。灯里一边歪头不解，一边不以为意地戴上了发箍。

此时，在外放哨的梅诺回来了。

「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危险，差不多该走了……怎么了，灯里？」

「嗯嗯，没什么！」

梅诺或许是觉得发呆的灯里有点奇怪，向她问话。

而灯里没有低头，也没有吞吐，更不会踌躇，说出了自己的感想。

「再次觉得，能和梅诺酱在一起，真的很开心」

「诶？什么？怎么突然开始说这种麻烦话了。不会给你钱的喔」

「麻烦是什么意思啊！？」

不必畏缩，不必客气，灯里与梅诺大方地交谈着。

「再说我知道梅诺酱很穷啦。不中用的梅诺酱我也很喜欢，所以不必担心！」

「那叫清贫。我可是清廉正直又强大的神官哦」

灯里完成了准备后，站起身来。

就算没有记忆，但要在这一次拯救梅诺的目标没有动摇。

除此之外，别无所求。这一决心，仍埋藏在灯里灵魂深处。

「那梅诺酱」

「怎么了灯里」

「来，向着目的地——出发吧！」

灯里精神万分地扬起了手，与梅诺一同踏上了路。